

马立诚 / 著
MALICHENG ZHU
华艺出版社

M
O
Z
H
O
N
G
S
A
N
W
E
I



47267
M871

墨

中二味

◎马立诚◎著◎

华艺出版社



XWTS 0013454

(京)新登字 124 号

墨中三味

著 者: 马立诚
版 行: 华艺出版社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228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1995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7—80039—898—6/I·500
定 价: 10.00 元

(书中如有缺页, 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小 引

周振甫

马立诚同志把他近些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墨中三昧》。文章内容分为三类，一是“杂文小撷”，二是“风情偶拾”，三是“文学放谈”。

他对我说：“中国古代散文，有通过反映生活来表达思想，有结合社会习俗来议论是非的，这相当于‘杂文小撷’；有写游记的，有写人物的，相当于‘风情偶拾’；有谈文学谈艺术的，相当于‘文学放谈’。我这部集子，仿照前人散文有过的这三类内容来编。”

立诚同志的看法有道理。先看“杂文小撷”。即从宋代大散文家苏轼的散文来说，也有通过反映生活来写思想的著名篇章，如《超然台记》。他通过修理密州城北的台，写出他的思想，即提出“游于物之内”与“游于物之外”。所谓“游于物之内”，是指一切从自己的利害得失上去考虑，“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哀乎！”所谓“游于物之外”，是

能够超出个人的利害得失，才能为民为国考虑。苏轼的《超然台记》，写他能够超出于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所以他在密州，能够做出不少爱民爱国的事。立诚同志“杂文小撷”中的许多篇章，也是这样结合生活来谈思想的。如《读〈种树郭橐驼传〉有感》，批评前些年有的地方农业上的“瞎指挥”，比柳宗元文中所叹息的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又如《出名》，讽刺一些人谋名的可笑行为；再如《新闻也要打假》，揭露了假新闻对社会的危害。这种种弊端，恐怕都是“游于物之内”的结果。这个“物”，就是“瞎指挥”、就是“出名”和某些报刊编者与作者的种种私图。游于这个“物”之内，“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即以“瞎指挥”、“出名”和假新闻为“美”为“乐”，这是可哀的。立诚同志也是这样来批评，实际是提倡“游于物之外”。只有“游于物之外”，才能为民为国服务。

立诚同志的“风情偶拾”，苏轼也有类似的散文，如《方山子传》等。苏轼称方山子“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他写方山子是有才能的人，可惜宋朝不用他，使他在山中过着隐士的生活，含有朝廷不能任用人才的感叹。立诚同志也写人，写作家、画家、企业家、发明家等等，有些文章刻划很是生动。时代不同了，立诚同志写的这些人，都是能够施展才华，对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的人。当然，立诚同志写了我们社会中也有悲剧现象发生。如《两个好姑娘为什么走上绝路？》、《美声唱法的悲剧》等。前者写出有的地方有些人还有忌妒的心思，还有打击前进者的行为发生，在一个局部造成“风刀霜剑”，使两个好姑娘受不了打击而“走

上绝路”；后者写了当前高雅文化碰到的一些困难，向社会发出呼吁。从中，可以看出立诚同志的社会责任感很强。这样写，跟苏轼《方山子传》的含蓄写法有所区别。苏轼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只能那样写。立诚同志生活在今天，对于这些悲剧，可以明显地指出，以促改进。这说明，时代变化了，写法亦会变化。

再就立诚同志的“文学放谈”说，是属于文学批评。苏轼在散文中也写文学批评，如《筧笃谷偃竹记》。这篇散文讲画竹，即讲文艺论，也通于文学论。他先讲文同（字与可）论画竹：“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接下去，苏轼发挥道：“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即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这里，苏轼指出创作要内外一致，心手相应，倘“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就有“忽焉丧之”的不足。立诚同志“文学放谈”中的文章，正是从内外一致、心手相应的观点来作评论的，他评郭小川的诗歌和王朔的小说，就是例子。郭小川的《望星空》是一首有争议的诗歌。立诚同志充分评价了这首诗积极的主要方面，驳斥了过火批评者的错误。在肯定了这首诗“有见于中”的思想正确之后，也指出这首诗有“内外不一”的模糊不足之处。对于王朔小说的评论也是如此。这跟苏轼的艺术论是一致的。

这就是我对于立诚同志这部散文集要说的几句话。

1994年11月28日

目 录

小引	周振甫 (1)
----------	---------

杂文小撷

评论的迷恋	(3)
出 名	(9)
新闻也要打假	(11)
话说包青天	(14)
经纪人考	(17)
职工食堂之研究	(19)
小费的难题	(21)
“起照”何时不再难	(23)
反暴利势在必行	(26)
骇人听闻的商业新闻	(29)
“康师傅”教给我们些什么?	(33)

铲除“霸天”须用铁腕	(35)
漫话主持人	(38)
“三把火”与“三块碑”	(41)
读《种树郭橐驼传》有感	(44)
“美言”伤人	(47)
从酈食其见刘邦谈起	(51)
私立学校	(55)
头痛买东西	(57)
庙宇	(60)
古旧书的笑与泪	(62)
一本制造愉快的书	(65)
人间要好诗	(67)
勤勉兴国	(69)
愿你生活得更美好	(71)
听话是好青年的标准吗?	(74)
少跳一点舞,多读一点书	(78)
吃鸡蛋和民主	(80)
企业家的命运	(82)
鞭炮之害猛于虎	(84)
重提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87)
亚运走笔	(90)
评李龙城的命运	(95)
保护绿色	(98)
现代的韵律感	(100)
期待马季效应	(103)

风情偶拾

奇人钟阿城·····	(107)
周振甫先生逸事·····	(118)
静悄悄的星·····	(130)
晓剑侧影·····	(135)
京城活宝吴欢·····	(141)
画画许锦根·····	(145)
米博华三味·····	(149)
胸中打翻了墨缸·····	(152)
画画彭伟民·····	(158)
山之骄子·····	(165)
徐展堂进京创业记·····	(167)
降服第一杀手的人·····	(173)
过过淘旧书的瘾·····	(176)
北京的买书热·····	(178)
北京的书摊·····	(182)
新侨饭店一席谈·····	(186)
夜归·····	(193)
上天池·····	(197)
黄金和宝石的山·····	(201)
瓜乡行·····	(206)
温州街头即景·····	(209)
美声唱法的悲剧·····	(213)
两个好姑娘为什么走上绝路·····	(223)

文学放谈

王朔现象的历史与文化透视·····	(233)
剃刀刃上滚动的人生·····	(263)
《废都》的城市恐惧症·····	(271)
重评郭小川的《望星空》·····	(275)
评郑万隆的小说近作·····	(281)
马佳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序·····	(289)
要使“自我”不断充实起来·····	(296)
小说创作的动向·····	(302)
灵魂裂变的阵痛	
——评水运宪的中篇小说《裂变》·····	(305)
章小绢褪色了吗?	
——从《褪色的信》谈当前的爱情讨论·····	(309)
力和美的礼赞	
——评罗达成的报告文学·····	(315)
让每一个家长深思	
——读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	(322)
面对他,我们应当自省	
——评报告文学《梦寻者的生活流》·····	(325)
两代人的共同职责	
——中篇小说《职责》读后·····	(332)
说《飘》·····	(336)

杂 文 小 撷

评论的迷恋

我学写文章，自 1973 年起，于今已 21 年，而学业无成，可为叹息。

这当中，随着在报社工作部门的调动以及兴趣的转移，写过新闻评论、文艺评论，出版过小说集、杂文集，还写过不少报告文学、通讯和散文。就中而论，自己最注意的，亦或说最能调动内心激情的，就是评论。别种体裁的文章捏捏放放，唯评论写作一直没有中止。这不特因为在评论部工作时间最长，亦是由于内心的“评论情结”所致。平素遇到什么事情。总想寻根究底探求一下是非轻重。虽然这样的人似乎没有增多的趋势，但我却并不后悔。

现在评论不大叫座。科学评论的事情不大知道。文艺评论方面，近人徐中玉在报上刊文讥之为“有偿广告”，名声不算太好。新闻评论呢？也少有引起热烈反响的。

这种情况，颇影响了一般人对评论的看法。时下风习，一提某某是搞评论的，虽不致于当面摇头，但语含讥讽则是常

有的事。

这也有老病根。某大诗人 50 年代就说过：“一流才能搞创作，二流才能搞评论，三流才能搞行政。”对此，我已腹诽多时。自己是搞评论的，从谦虚的美德而论，最好沉默。但另外一面，过谦也是不诚实，所以想来想去还是直说。如有人指为不谦虚，那也是没法子。

在国家管理日益重要的今天，行政人才的显赫已不待言。“三流才能搞行政”，渐渐不攻自破了。

评论呢？虽有新闻教科书强调其重要性，但就我的目力所及，对评论作用的论述，还是以恩格斯说的话最有气势最为透辟。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开头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404 页）这里的“批判”、“理性的法庭”、“思维着的悟性”，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评论活动。

由此来看，评论，实在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我的迷恋评论，可以从中得到说明。

然而高标如是，个人却由于种种局限不能达到这步境地，却是憾事。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既乎篇成，半折心始。”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之叹，是常常从心底泛起的。

这自然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但是不论成败，写作实践

总是很多。这双眼睛练出来一点功夫，能够辨别好坏优劣了。这也是很有价值的。由于热爱之故，也想模仿道士献丹，把多年的体验贡献出来，以助益评论的研讨和水准的提升。

依我之见，一篇好的评论，应该是见解、学问、文采三者的有机结合。

先说见解。《易》云：“言有物”。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文章为明道之具”，“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彩色已也。”这些话用来说明评论很是贴切。近人更谓见解为评论主脑，一语中的。然而，见解何其难也。我所在的评论部常收到大批评论来稿，多数人云亦云，实难刊用。朋友中亦有爱做评论的，矻矻数年，写作百篇，少有新意，终不得不另觅他途。其病均在于缺乏见解。所谓见解，当指解疑析难，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议论一出，立刻使人视野清亮。如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述，对于一度徘徊在迷雾中的人们，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这才是真见解、大见解。

那么，怎样才能有真识见呢？杂文家秦牧同志生前，我曾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多读思想锋利的著作。”诚哉斯言。思想锋利的著作，启蒙纠谬，鞭辟入里，最能警醒人。读之弥久，思维方法亦会受到浸染，自然能够举一反三。当然，光是读书也不行。章学诚又曾列举“亲师近友之益”一条，这和梁启超说的“道莫善于群……群故通、通故智”是一个意思。要切磋，要讨论。我写评论的一个体会是：许多思想都是在聊天的互相启发中提炼出来的，升华起来的。此

外，还要特别注重从实践中汲取，向群众学习。这并非一句套话。范敬宜同志介绍他写评论的体会，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很具启发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些不以为然的人斥之为“走回头路”。他想写一篇评论驳一驳僵滞的论调。初下笔，总是在“是回头还是前进”这两个概念上转来转去，觉得枯涩。后来到农民当中去聊天，听到惊人妙语。一位农村干部说：“有时走回头路也是对的。撞到南墙了，还不回头吗？走错了路，也要回过头来再走正道。”几句话迸发出的智慧使人豁然开朗。再提笔，评论自然就有了新意。除了带着题目调查研究之外，只要有心，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发现群众中有不凡的见解，能够启发你的思想。老话说：“众人是圣人”，此之谓也。

次说学问。古代分工不细，往往把评论归入散文。《古文观止》中就收了不少“谏”、“对”、“论”、“辨”的文章，这与吟咏性情的文章不大相同，实为评论。对于这类文章的写作，古人主张要具备“博古通经”的条件，没有学问不行。现代评论亦如是。当然，这里的“古”可理解为历史，而“经”也要换作当代的理论。首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学问不多可以不可以写新闻评论？答曰可。仗着聪明仗着悟性自然也可以来两下子。但是这样的评论往往缺乏厚度，如白开水，味道不多。自己写下去，也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这时就见出学问的用处。

我们搞新闻评论的常自嘲为万金油。今天评论企业转换机制，明天评论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后天评论群众文化工作，大后天又去评论体育……怎么办呢？没办法，只好广泛地学

习积累，眼睛耳朵时时如张开的雷达，各个方面都要搜索，都需要注意。要随时捕捉新的信息与知识。

积累学问的最好途径当然是读书。好书甚多，不在话下。现在对于读书最大的干扰是两条。一是事情太忙。家里的事要操心，外面的朋友要应酬。一累，就不想读书了。二是生活的诱惑越来越大。电视、录像、卡拉OK、游戏机……现代人的享受越来越丰富。结果就是心猿意马，坐不住了。这两条加在一起，在很多人身上几乎把读书的时间挤没了。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古人没有这许多新花样的诱惑，读书尚难，则今人可知矣。因此，想长学问，就要跟这两条斗。有没有这个斗志，有多少斗志，是决定评论工作者学问高低的一个关键。既要食人间烟火过日子，又要多读书，这实在是目下评论工作者的两难。

搞新闻评论，学问要杂，也要有个根柢。我在上学时对哲学感兴趣，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有时还有点执拗，非弄懂不可。记得读辩证唯物主义，说空间和时间是变化的，就不明白。比如桌子占据一定空间，它怎么会变小呢？碰到年纪大有学问的人就问。问了20多人不得要领。今天回想起来不觉一乐。“文化大革命”中，国学家周振甫先生沦为“牛鬼蛇神”，干校之后赋闲在家。我经人介绍拜为老师，每周两次到他家认真真跟他学了两年楚辞、左传、诸子……打下了一点点国学及历史的底子。后来自己又对党史极有兴趣地钻了一番。如果说，这些知识（不敢称学问）是根、干的话，那么，后来吸纳的各种知识就是枝叶花朵了。尤其是哲学，对于评论思维方式的训练至关重要，使我受益匪浅。

再次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老话大家都知道。